

百宋樓藏書志

1加2
796
8



特
門 4 2
796
卷 8



爾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舊抄本

宋宋敏求編

闕卷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

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宣獻公景祐中書第三

所纂也先公以文章名世更內外制之選而朝

廷典冊多以屬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數面命撰

述於是有中宮冊文三后不遷及條列兵農置睦親宅朝集院等詔機務之際因哀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彙之未次甲乙未爲標識而昊天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肖大懼失墜祕其書於家楹者蓋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累以爲問謂當垂世不朽乃緒正舊稿釐十三類總一百三十卷錄三卷文安見許序而名之未果而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寘在西掖固欲澡雪蒙滯而鑽仰眾製方繕寫成編會忤權解職顧翰墨無所事第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

弃藏之云熙寧三年九月晦右諫議大夫宋敏求謹序

宋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

舊抄本

不著編纂者名氏

郡齋讀書志曰皇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宋宣獻公家所編纂也皆中興以前之典故嘉定三年李大異刻于建寧直齋書錄解題曰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寶謨閣直學士稼章李大異伯珍刻于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

別類凡目至爲詳悉

張氏金吾曰是書哀集北宋詔令始建隆迄宣和分類編次曰帝統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妃曰皇后曰妃嬪曰皇太子曰皇子曰親王曰皇女曰宗室曰宰相曰將帥曰軍職曰武臣曰典禮曰政事存者凡十七類每類又各分子目高文大冊眉列掌示炳炳烺烺亦可云制誥之淵海矣闕卷七十一至九十三又一百六至一百十五一百六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共四十四卷又闕目錄卷一至一百十五

陸宣公中書奏議殘本二卷

宋刊細字本
舊藏

黃堯圃

唐陸贄撰

按此南宋刊本存卷五卷六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卽百宋一廬賦所謂敬輿中書者也
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 元至正刊本

宋鄭暉注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郎暉進表

紹興二年

翠巖精舍刊跋

至正甲午

張氏金吾曰前有紹興當作熙二年暕進書表題

銜稱迪功郎紹興 嵎縣主簿臣暕不著姓按

清波雜誌曰輝友人郎暕晦之杭人嘗注三蘇

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元吳文正公集陸宣公

奏議增注序曰因郎氏舊注而加詳劉岳申申

齋集曰宋紹興中有郎暕嘗注宣公奏議以此

知為郎暕也表後云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

呈案表中有云恭惟至尊壽皇聖帝考淳熙十

六年光宗受內禪尊孝宗為至尊壽皇聖帝次

年改元紹熙則興為熙字之誤無疑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元刊本

宋范仲淹撰

按目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刊篆文

方木記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有

字數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明刊本

宋范仲淹撰

琦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

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

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

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縑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動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

永圖小則革眾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橐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琦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幸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飮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其位韓琦序

胡崧序 嘉靖辛酉

孝肅包公奏議十卷 明正統刊本

宋包拯著 本傳遺事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駐泊兵馬鈐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田題辭曰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矣不四三年歟至侍從近列然

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宦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為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于君而為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鷲得搏若虺肆毒

顛墜於樵額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眾所以多
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
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仕嘗有詩云
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
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
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有
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
習無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
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
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

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
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闕遷拜有國史與
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
平昔嘉謨讜論闢國家大體者雖摺紳間或未
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
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
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
傳之爲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
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差總司屬官徐公

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祗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祗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並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

春郡既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書川吳公芸又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繕本鈔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尙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礪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礪老敬書其後

胡儼重刊序 正統元年

方正跋 同上

張岫後序 成化二十年

孝肅奏議十卷 明嘉靖刊本

宋包拯著

張田題辭

胡崧序 嘉靖乙卯

雷達跋 嘉靖三十四年

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 明刊本

宋劉安世撰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為天

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
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
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
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
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
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
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
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
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
識其人讀其遺稿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

月日左奉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
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先公宮傅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
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
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卽慨
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
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
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
刻章者亦旣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
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

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
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弊乃錄所撰策論繼見
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
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
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
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旣踰歲絢
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
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誨良渥因話
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
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

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
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
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
第爲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
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
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
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
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
吾弗爲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
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

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二年一夕無
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
朝論議風節冰霜凜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
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絢以行
速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命之
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旣擢第筮仕行有日
卽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
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旣某曰行之何先
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絢服膺欽誦奉以周旋
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五
者絢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
卽祚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
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
雋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
者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
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
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尙書郎
職事繼至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
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
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倣焉今至叔除

守海陵復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
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
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苟氣平守固辭
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
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
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
則是善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
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
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
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

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
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
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
特如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
盛行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
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
資政殿大學士亞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河南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
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

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
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
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讜論集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次升撰

上語樞密曾布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
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尙未肯供職公知眷意
之重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讜論
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時姦人
讒毀擠陷忠良欲肆誅戮其事尙秘上亦疑之

因公奏對上顧問近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
臣聞小人橫議動搖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
保佑聖躬終始無間上竦然曰卿何自知公曰
臣職許風聞陛下無間其所從來願勿聽小人
銷骨之謗恐傷國體上虧聖德下及無辜上首
領之再其議遂不行故待制劉公器之間之嘆
曰陳當時有德於元祐人深矣瑤華之獄公辯
不勝中宮虛位元符末大臣將有建立適判宗
濟陽郡王宗景妻亡以妾楊氏爲正室公奏葵
止之會盟誓之戒猶曰無以妾爲妻而宗藩大

臣乃爾其於聖朝甯不爲累論列激切蓋有諷
焉人皆爲公危之哲宗聖明納公之言罷宗景
黜楊氏大臣愈忌掖廷亦欲公去乘間抵隙無
所不至以論大臣觀望多致濫獄乞罷京城邏
者蓋詆悼卞之苛刻上問大臣觀望者蔡卞奏
謂臣等觀望陛下遂貶監南安軍務表謝哲宗
親覽諭宰執與移近地且將復用而哲宗升遐
上皇入繼大統正人彙征公還臺端首論堂陛
不嚴內侍不恭凌慢無禮將有不可制之患蔡
京姦邪凶險詭譎誕謾有過人者交通貴戚親

百九十九
卷二十一
五
昵閹宦任數挾智結連上下呼吸羣小開國家之大隙是時諫官陳瓘協力彈擊而言及欽聖已復辟猶預政先以罪去京偃蹇自若孰不畏其凶焰公獨毅然極論京喝爲預政之語嚇脅臺諫此京之罪非瓘之罪也瓘以言爲職當承曲全京窺伺宮禁罪安可赦京始罷黜時遼主新立聘使往還求爲豐端朝廷憂之以公爲生辰初使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花株使人不受公亦不撤沿路所至多不遵故事但云今新主也公一切辨正之到闕先就館賜宴以宰相

李儼伴儼詣館力辨用花之禮且曰南朝亦在亮陰中公曰本朝故事虞主祔廟後百官吉服惟不聽樂儼曰花樂相胥旣不聽樂何故用花公曰嘗聞三年四海過密八音未聞禁絕花儼詞屈就席如禮宴歡告公曰道宗皇帝廷試進士嘗試以南北永敦信誓爲題公曰祖宗盟好誠貫白日兩朝赤子之福也使還京黨復熾援自輿申其勢已成未幾遂召公當批駁力莫回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自京竊國柄累謫至削籍投荒勒刻名石緣星變宥罪敘復元

官宣和元年三月十五日公薨于私第遺稿散
失幾半與啟沃密者焚之笥篋所存二百七章
今編爲二十卷標曰讜論集蓋取哲宗皇帝聖
語也公平生慎密論事人罕知者去國十八年
絕口不談時政僕于猶子中最蒙顧盼榻前之
語蓋嘗預聞謹序集首以備國史採擇紹興五
年五月望日姪右宣教郎知泉州南安縣丞陳
安國序

漢武帝從汲黯直諫不至有輪臺之悔唐德宗
從宣公奏議不至有奉天之辱使宋能從陳當

時之讜論世道不變而爲宣和矣噫君子小人
進退係天下一夫氣數是時日將昃矣一木而
能支大厦之傾頽乎然爲臣子者忠君愛國之
情不能自己元祐君子貶竄殆盡卒不爲小人
所害公一言之力也嘗評吾莆南渡以前人物
輩出惟端明蔡公及公大節表表多播青史豈
非所謂出類拔萃者乎僕與公裔孫希點有舊
一日袖其書示教曰此吾祖讜論也盥手莊誦
乃知古人視國如家朝廷事少差必形諫疏惜
堂下萬里不悟也至元二年丙子上元鄉貢進

士甫狀元坊獻可鄭桂敬書

右待制諫議大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宗聖語標曰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子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爲甚詳僕竊悲公之直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爲流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闕廷遂除臺察秦陵初政繇荆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列凜有風采屬諸賢相攻力乞補外紹元間旣入復出柄國者常遣所密諭意而公執論不渝迨徽廟繼統超公謫籍中再登大坡遂彈曾布劾章

惇攻二蔡章各數十上是以狙輩切齒譁然而攻者不少緩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而獨不爲羣小所容蓋一士之諤諤不能勝衆口之狺狺至使一墜瘴鄉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歟雖然元祐之初使司馬丞相未卽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爲紹聖建中之後使元長終于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變而爲宣和繇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爲流涕而長太息也歟嗚呼小人之得志于一時靡

所不至其誣詆諸子皆指為姦黨及公論既定
向之流落嶺海者皆名香史籍回視前日之小
人為世唾罵曾狗彘之不若又孰榮孰悴孰得
孰失哉昔蘇文忠公序田表聖奏議以古直許
之公與文忠皆元祐黨人氣節大略相似使文
忠及見是編不獨稱之曰遺直當為擊節三嘆
云時泰定甲子新元夏五紫蓋山逸民陳士壯
則中再拜手敬書于秘山希點精舍

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附錄九卷

明刊本

宋李綱撰

卷末有邵武縣丞吳興陸讓校正

一行

石林奏議十五卷

朱開禧刊本

黃堯圃舊藏

宋葉夢得撰 模編

叔祖左丞蚤以文學被遇

三朝旋自禁塗寘登二府其獻納論

思浩

前陳

之當時載在

國史

使中外

無不言

建

守禦

畫朝

報廢

嘗以遺藁

目曰石

頗多總集不載往往

見者爲之興嘆因餒木天台郡

廣其傳開

禧丙寅六月旣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謹書

葉氏手跋曰石林奏議十五卷直齋書錄解題

載之勝國時吾家棗竹堂陳氏世善堂俱有藏

本逮我

國朝其書漸湮諸大家藏書目均未著錄乾隆

中 四庫館開未聞採進世間傳本之少可知

近時顧澗菴先生爲黃蕘翁百宋一厘賦注紀

其行數字數以及跋款且言汲古閣祕本目有

影宋鈔本此較勝之惟惜紙板有剝落處賦語

所謂脈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也蕘翁宋

本書後歸三十五峰園汪氏余昔校刊建康集

時附輯紀年一卷每以未獲見公奏議略爲歉

未幾汪氏藏書亦散此書爲吾族人雲曙閣所

得曾假讀一過惜不及採入紀年略矣按文獻

通考載公志媿集自序稱以家藏奏藁序次爲

十卷是公在日已有手定之本此十五卷者爲
第三子模所編刊當在福州歸老以後卽因志
媿集增輯而成雖南渡以前奏議概未採入然
半生偉略英謨已燦然具備且有足補史事之
遺者洵爲考古者不可少之書也雲曙閣藏此
數年欲重梓而無力近聞胡君心耘搜刻祕笈
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錄副流布四方以此
原本藏諸名山蓋自開禧鋟板至今閱七百餘
年若存若亡而復傳於世亦公之精神蘊結默
有阿護其間公自序所云留以遺子孫或有感

勵奮發少能著見者凡在裔姓讀此尙無忘公
詒厥之心哉而胡君之樂於表彰先哲遺書自
謂與公尤有緣并擬集資排印其意良可感矣
咸豐五年乙卯春仲裔孫廷瑄謹識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卽
百宋一厘賦中所謂脈石林之奏議者也世間
有一無二汲古閣秘本書目祇有影抄本 四
庫所未收也

宋左史呂午公諫草一卷附全州奏劄

舊抄本

宋呂午撰全州奏劄 **呂沆撰**呂午家傳方回撰

呂沆家傳 祭文曹弘齊撰呂嘉真傳 全州

挽詩 呂嘉真銘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四卷

舊抄本 勞季言舊藏

宋吳潛撰

儀顧堂集有跋

美芹十論一卷

舊抄本

宋辛棄疾撰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淳祐刊本

宋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

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編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朝之羣公先正忠言嘉謀粹為一編彙分臚列冠君道踰邊防而以總論脈絡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罷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目靡所不載至蜀書成上之乙覽猷莖律呂之相宣奎璧光芒之霄映蓋與臯益伊傅之所陳者闕宇宙同關鍵於以見羣賢之納約自牖知無不

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如流者也猗歟休哉
忠定向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其中發於
其外砥天棟國雲八荒霖四海其相業之赫實
本諸此聞孫必愿繇常伯接踵是邦祗承先志
思永其傳屬泮宮以繡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
史季温念其先世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
學朱貔孫遂鳩攻木之工而墨之使前賢憂愛
之盛心炳炳如丹抑亦學爲忠定者也希澗來
此鋟板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淳祐庚戌九
月旣望諸王希澗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攷之
於書臯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傳說之作
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
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旣歷舉商之諸臣而
又曰有若虢叔闕天有若散宜生大顛有若南
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
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爲法雖五臣之謀
謨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尙可
想也漢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
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

奏陳未必不孝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
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宜乎
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
來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
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開
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爲基禍
之主烏在其爲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淳化懿
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竊窺累朝國論則淳厚
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曆之際矯激起於
熙甯之後方其淳厚也如大羹元酒淡乎其味

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
而見者歌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
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湍駭浪而巨石
不轉卽諸臣之言以攷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
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
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
流芳簡冊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聖以後
議論一反一覆鉗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
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
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

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
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
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
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
他求哉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曩嘗編類國
朝名臣奏議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亦已上
徹乙覽消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鍛木已燬
于兵公之孫尚書閣學必愿繩武出填嘗命工
刊刻而未就適季溫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
學掾朱君猗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薌室容受

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旣遂
尚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
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
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拳
拳繼世之忠云消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
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
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溫百拜謹
跋

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曰臣嘗讀漢
魏相傳見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爲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謂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瞻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覩秘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歷時浸久篋中所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

一事首尾則思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閱自昨蒙恩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友因事爲日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爲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備言務存聖代之典若匪芟煩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卽作一次投進伏望時於間燕深賜攷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

汨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
之側也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
尚書省劄付臣照會施行取進止
淳熙十三年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又序曰臣竊惟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
而已蓋言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
以其實上聞人君以之用捨廢置罔有不得故
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
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
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

歷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
或治或亂俱同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
常道無易於是矣恭惟我宋藝祖開基累聖嗣
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館增置諫
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
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
涵天覆日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
安石爲相務行新法違衆自用而患人之莫已
從也於是指老成爲流俗謂公論爲浮言屏棄
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譖諛之風盛而朋黨

研光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之禍起矣臣伏觀建隆以來諸臣章奏攷尋歲月蓋最盛於慶厯元祐之際而莫弊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強聒取名植黨干利期以搖動上心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

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尙忍言哉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臣所能仰望而若稽古訓虛受直言二紀于茲積勤不倦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畧茲下 臣旣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間幸賜紬繹推觀慶厯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

之誠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張氏金吾曰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穎士李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募保甲優等人刺爲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三頁活字本俱刪去猶可曰以其殘闕而去之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致妬者何也眾人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眾人下竟直接傅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還政疏誠贊翊援皇帝於藩邸以繼大統卷一百廿四范純仁乞揀閱保甲疏乞並結盤纏赴闕委殿前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王巖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內保

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
 文義之隔絕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
 案此南宋刊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
 較之會通館所据缺葉較少當是宋季元初印
 本卷中有隆慶壬申夏提學副使邵晒理書籍
 關防朱文長印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黃淮楊士奇編

韻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傳記類一

東家雜記二卷

影宋抄本

宋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
 編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
 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為

百六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之後者得無愧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攷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以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跡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者魯尚多有之故老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常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東家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覽觀焉時巨朱紹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

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謹序

家譜之法世敘承襲者一而已疎畧之弊識者病之蓋先聖之没于今千五百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卽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博士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於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今攷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蒙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遂以舊譜命工鏤板用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宗翰謹序

端朝聞諸父云吾家自五代亂離宗族散走死亡畧盡獨襲封尚書諱仁玉守墳墓不去尚書幼子諱勗仕爲侍郎長子孫皆爲侍從儒門復興今聚族二百口皆尚書公子孫依廟爲宅

家有賜書以至祭器御書田園復皆上所賜許任鄉官著在史爲由是土人不以姓名稱止曰廟宅族人無異居者獨安州族祖六中書諱宗簡因官不歸遂家焉宣和未女真始入寇靖康丙午羣盜起家所蓄藏蕩然雲散建炎戊申十月端朝不得已去陵廟南奔明年己酉八月蒙恩以孔氏特差徽州黟縣令後二年辛亥四月赴官六月張琪犯徽州黟之四境焚殺一空端朝與幼累奔山間僅得不死所攜上世告敕祖父遺書生生所資皆失之矣獨此譜山中

人得之轉以見歸此譜乃古本頃叔祖貳卿削去旁支獨存世襲者有識惜之今亡而更存豈非天也因書以示子孫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朔四十八世孫端朝謹書

孔氏子孫聚居祖廟幾二千年無異居他州者自經建炎兵火獨四十七代孫中散公諱傳與四十八代孫襲封公諱端友及右司公諱端木四十九代孫知府公諱瓚 諱瑄五位挈家隨駕南渡散居于 徽 州江右松楸因寓焉餘皆畱祖廟自南渡後蒙朝廷念孔氏子孫之

無幾計口給田以 之乃於衢州撥賜四十頃且俾春秋兩時饗先聖於家廟州郡差官行禮較之鄉邑十才其一今又三十餘年子孫漸眾所得益微而其占籍於 錫田者皆先聖之後至若歷代追崇之盛典備見中散公所著東家雜記茲不復云獨此闕而不書因以大槩附於篇末淳熙五年六月旦五十代孫擬謹書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影寫金刻本

金孔元措撰

知洪州軍州事桂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

乎有家譜尚冀講求以俟他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叅考載藉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佚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

封世嗣悼斯文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考迺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爲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衍無有窮已

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
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
孫修身盛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
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
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
孫元措謹記

古之君子皆論譏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
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
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爲君子故素王之孫
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稱

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
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
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羸五十繼繼公侯象
賢載德如聯珠壘壁輝映今古於乎休哉聖人
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
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于將來傳之
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
前史叅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
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
誤補其缺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

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于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于家則高曾祖考係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歛衽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彫朽爲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

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于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壬寅年五月望日門生曹國王恕重校門生冀州伊萃重校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訖功

太學生介山馬天章畫像禮官業進士浚儀王柔立禮官業進士中山靳唐太常寺太祝日照張輅集賢院司議兼太常寺奉禮郎權博士古燕馬遂良惠民司令兼太常博士富平米章全

校正

四十六世孫宗翰家譜舊序

元豐六年

四十七世孫傳祖庭廣記序

宣和六年

右傳記類聖賢之屬

晏子春秋八卷

元刊本

明徐幔亭舊藏

不著撰人姓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叅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榘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

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
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
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
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
此重之晏子蓋短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
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
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
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
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萬曆戊戌中秋購于閩門肆中徐燧惟鑰識

魏鄭公諫錄五卷 明正德刊本

唐王方慶撰

曾大有重刊序 正德二年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讐正
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
蓋春秋夏五部公之意也茂陵馬萬頃謹書
李名跋曰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
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
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已任前後二

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纔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為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

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叔度校正几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于齋清熙已亥十月上澣吳興闕杜啟重刊後序 正德二年

襄陽耆舊傳一卷

明五雲溪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

按所敘人物上起周秦下迄

五代蓋宋人因習鑿齒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雲溪活字兩行

系右漕司舊有此版歲久漫不可讀于是鋟木於郡齋庶幾流風遺跡來者易考焉紹熙改元初伏日襄陽守延陵吳琚識

李深之文集六卷

張立人手抄本

唐李絳深之撰

蔣偕序

大中五年

韓忠獻王別錄一卷

明刊本

宋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管太平府路機宜文字

王巖叟撰

自序曰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
待罪于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為
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
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多
暇日而巖叟閒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待公
於便坐公不以為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
間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
未到退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
欽宗廟諱其說方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

嗚呼清口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
痛念二年之間公以疾居於內而巖叟以行役
於外者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眾賓並進於
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蓋無幾矣
竊自恨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
而問公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
為公別錄云乙卯七月十五日

韓忠獻王遺事一卷 朱刊本

宋羣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至編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一卷

宋刊本

宋陳貽範輯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
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
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
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鄱陽縣係豫章
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
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
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

廢爲郡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大業仍爲郡唐武
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
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撫於廳壁記
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鉄林軍主張仁忠權
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
人而比閩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
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
焉求之州圃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
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
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

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寔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

以制作修勑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錄非敢徼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丘歷延慶杭越蘇潤青潁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羗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 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貽範序

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附吳中遺迹一卷洛陽志一卷
義莊規矩一卷西夏保寨一卷 元刊元印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前二卷爲范仲淹遺事後
二卷爲范純仁純禮遺事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附錄祭文褒賢祠記
贊頌論䟽朝廷優崇哀賢之碑富弼撰墓銘張唐英
撰傳 元刊元印本

宋四明樓鑰編次五世孫之柔校正

先公生汴宋端拱薨於皇祐始終際極盛之時
明良康乂克展忠盡勳業在朝廷威望在邊徼

惠澤流子孫太史有傳墓道有碑鉅公名賢論
贊稱述焯示不朽惟年譜未刻非缺與國備忝
奉祠事謹命工刊梓與文集奏議並行覽者庶
有攷焉天曆三年庚午春正月望日八世孫國
儻百拜謹識

先文正公集在昔板行於世者何啻數十本歲
久皆不存矣比得舊本倣其字畫刊置吳門家
塾之歲寒堂期與子孫世傳之近幸獲番陽別
本乃知猶有缺失因續刊以補集後後之人儻
遇善本更加參訂而傳焉元統三年五月甲辰

日八世孫文英謹識

雲韜堂紹陶錄二卷 舊抄本

宋泰山王質述

王質序

雲韜堂紹陶錄二卷 吳枚菴手校本

宋泰山王質述

王質序

吳氏手跋曰右白虎林陶淨蘅傳亡友余景初本景初下世未久而書卷散如雲煙此本幸存其門生江帆篋中予得假而錄之耳戊戌冬十

一月十日枚菴漫士吳翌鳳識

王文正公遺事一卷 宋刊本

宋王素撰

先公相國文正魏公會遇二宗踐兩禁為元弼將三十年豐功大業宏材碩學上輔真宗格于皇天子今天下稱太平宰相勳書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擬議也然公捐館素未成人洎從官立朝或聞于搢紳或傳于親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諸遺藁史官未備理文未悉者竊自記錄僅乎成編至於歿後追崇識者議論保守家法訓戒

子弟可爲世範咸附卷末尙有遺落以增廣使
我先德烜赫不墜光聖世得賢之盛得吾門貽
謀之美垂之千古不其偉與涕泣濡毫具以實
載幼子素序

鄂公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元刊本

宋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編進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
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
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

若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
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
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歛歔思宋不滅三
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
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
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
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
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
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
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

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令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

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之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臨海陳基序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鑽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攷越自銘

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
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
作之工亦惟與栝棧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
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
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
甌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歎嗟乎事病於違時誼
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
酸鹹土炭願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觀諸理而已
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攷前人之
逸事以上之史官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

之圖穀城之畧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其
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
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檣李之明年始刻
家世顛天之書于郡塾卽漢制佩章之義粹五
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
史遺跡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
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舊興
懷盛心激烈尙欲作九京而起之也其忍以遺
孤之不肖遂卽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
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

攷焉耳不然寫琬炎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政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天定錄旣成書刊鈔而傳惻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之所以鑿著其明勳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可得雖培塿剔藜

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碑若鼓願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區無類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詎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謏學陋聞童蒙顛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鄒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下缺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六字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

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逮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旣霑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旣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恣然也方 公道宏開真

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隨道奎璧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尙當嗣請于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集王之豐功茂績著爲金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有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爲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蓋江西本也通爲

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柰何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事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問之命亦豈無讒佞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朮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敢與

敵獨挫於王之手若孔子耳胥此以復中原卓
有賴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
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
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之役
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待天下
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至
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尋常嗜瑣
而不能有所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
兄之讐自此不可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戴
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南朝廷其果忍聞之哉

曾不此之科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書生之
言而終爲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矣
然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
王之事業所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
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
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世
家云會稽戴洙序

續編序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
選羣辟 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
功之後 先哲王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爲

一家之私也庭堅之邁種逮于蓼六周召之夾
輔載于燕魯大勳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國也
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牒紀事
雖殊爲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胙土疇功
此國之所繇開也昭明其湮蝕罔羅其放軼廣
記備錄思以盡爲子若孫之心又豈非傳家克
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佗綬于鄂珂不肖幸因今
天子霈秦時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旣頒
蒲瑞于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贊皇氏之所
以不忘乎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先爵以敘遺

烈嘉定戊寅嘗刻之樵李矣而辛巳之褒忠乙
酉之錫謚異渥殊榮焜耀狎至則未之續也行
有述也而弗該乎絲綸見聞有取也而莫並乎
百氏宸奎之藏扣閤之已進嘗彙之於前矣而
搜訪之嗣獲顧闕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曠
典槩表乎其未矣而思陵之盛心反賂乎厥初
顧其可已哉夫析圭詹爵上之恩也馳德流慶
先王之澤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
致之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
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卽觚槩之末伎以文其肯

堂析薪之未能何異乎持淇澣紕以自獻猶竊
恕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或在於是斯又類
乎聞鐘揣籥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
卷命之曰續蓋以合檣李舊刻同爲一編云嗚
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聞斯傳之
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
序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廣漢張栻撰

學經室外集諸葛武侯傳一卷宋張栻撰栻有

南軒易傳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傳不載南軒
文集乃從宋刊單行本影寫其闡發武侯生平
考證極確自陳壽作三國志尊魏斥蜀使後世
莫明正僞且言武侯志大而短于用司馬光作
通鑑朱子作綱目乃正其非栻更摭拾舊聞成
此一卷具明才學過于管樂稱其有正大之體
且傳中述前後出師表與今所傳字句間有異
同其後跋云徵自文獻不敢存疑則其所見詳
明必有古書足據矣

百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傳記類二

陶靖節年譜一卷

舊抄本

璜川吳氏舊藏

宋河南吳仁傑編

新刊名臣紀述老蘇先生事實一卷

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歐公本末四卷

宋刊元印本

宋呂祖謙撰

父民方成童時侍諸兄語每見諸兄佩服東萊先生之訓跬步不忘父民嘗私識諸心後伯兄子齊不幸蚤世先生爲酌文以祭至以惜哉此士傷之父民旣痛伯兄不及竟其學而又恨已晚出弗克親承師誨然兄弟至今粗守箕裘不墜先訓者有自來矣歲在庚午辛未丞郡于婺始獲端拜先生遺像於祠下退與先生之猶子巽伯語因敏巽伯曰先生著書立言以詔後學世固已皆見之亦尙有藏諸家者乎巽伯因略舉其目曰讀書記曰觀史類編曰歐公本末曰

左氏類編適是歲大比父民董事試闈郡循故事有餽又職守有例所當得而義不敢私者悉銖寸儲之迨及終更因舉所積刊四書以廣先生垂惠後學之意於其成也附致數語而歸其版於祠庶幾祠中士友皆知保護以承其傳學者苟能因先生之言以求先生之心則此書之傳誠非小補觀史類編其門有六曩南軒先生已刊闡範於鄉郡今所刊者止五門云壬申嘉定五禩正月旣望嚴陵詹父民敬書

書錄解題歐公本末四卷呂祖謙編蓋因歐公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集考其歷仕歲月同官同朝之人略著其事迹而集中詩文亦隨時附見非獨歐公本末而時事時賢之本末亦大略可觀故以入傳記類案此宋刊祖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高氏隣西閣藏書記朱文方印志宛齋藏書朱文長印毘陵氏朱文圓印紙背系延祐四年冊紙字有趙體書錄解題著錄真罕觀祕笈也

象臺首末四卷

舊抄本

宋嗣孫胡祿重編刻桂陽州學學正順德簡欽

校正

先君班棘寺凡四年嘗兩輪對皆因時政而極言不舉細故以塞責寶慶乙酉恭觀詔書應內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封章來上縉紳以直言進亦間及濟王事而互相矛盾方議削奪是章之上寔其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同日書達丞相越二日中書聚議盡逐言事者首罷西山真公越九月一日李御史知孝劾先君乞竄海外并罷平齋洪公始議謫居鍾陵坐鶴山魏公率諸賢相與餞送議遂中變京府促逮聽敕或

疑將起大獄以禍諸賢先君曰吾辦一死不爲
人累詰朝得旨迺蒙寬恩羈管象州越十二月
二十六日抵貶所先君之官棘寺也盡室皆行
至是伯父護骨肉以歸季父隨侍偕往至象僅
一月而歿未幾廟堂欲寢罷東山楊公召命司
諫梁成大摘其送行詩有便是吾鄉小澹菴之
句以爲黨附因再劾先君罪重罰輕并議施行
越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遂有移欽之命時郡守
汪崧老亦易守焉治裝啟行而汪固挽以俱往
未及行忽成瘧痢之疾疾時卽語人曰吾疾殆

不起矣吾疇昔之夜夢人欠已金貳千餘兩力
索之其人以一棺見償及今思欠金乃欽字也
吾雖死自是前定之數彼紛紛者將謂嶺表眞
能殺人以爲得計蓋亦惑矣時友人郭子晟官
於彼卽託以後事凡寢疾兩旬而卒徐公尋得
請歸葬而先君越紹定辛卯遭遇慶霈乃沐歸
葬恩家貧無資裝又一年始克扶護達故里家
人疑周身之具弗誠弗信啟而新之面如生及
上親政諸逐客以次盡用而濟王亦得復爵寔
齋王公奏先君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

子之膽王色爲之愀然詔贈員外郎仍與一子
官然後先君之本心始得伸於當世而先君初
未嘗計此也知柔慨思雪川之變旣起濟王心
迹賴諸賢以明者固不少而先君身爲法官親
閱案牘故其說尤爲懇切而得禍亦獨重於諸
賢暨天日清明諸賢之得生還有登政府入諫
坡者又得發紆素蘊而先君一斥不復竟抱孤
憤以殞於瘴江之濱抑命也夫噫求仁得仁又
奚怨敬搜遺稿凡論列敘復章疏及送行哭死
有詩有文者編次於後姑紀其事爲象臺首末

請於世之立言者發其潛寶祐丙辰正月旣望
嗣子知柔百拜謹書

右傳記類名人之屬

新編古列女傳十卷

顧千里校宋本

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
大夫當趙后姊姊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
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
効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
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

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顯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韶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眾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

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

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嬀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譴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予以謂先王之俗旣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一志於善行成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

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魯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

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
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
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
驥孔良拜手謹書

曾鞏序 嘉祐八年

高士傳三卷 勞季言校本

晉元晏先生皇甫謐撰

自序

卓異記一卷 明嘉靖仿宋本

唐李翱述

自序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舊抄本

宋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元刊本 凌麗生藏書

宋朱熹撰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
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
倡道於春陵予程子廓而大之振綱挈維發鑰
啟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
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一以貫之嗚呼

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學辨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錄竊惟

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叅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唯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乎時湖北道貳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焉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幣錢於鄂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至正癸未十月朔後學昭武黃清老敬序

伊洛淵源錄者新安子朱子之所輯也朱子既錄八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張邵遺事以爲是書則汴宋一代人材備矣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於憲府諸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間嘗誦程子之言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於真儒雖治不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誅於權謀功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

以不明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圖書闡發幽秘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張子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煥然復明于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爲訓焉其有望于天下後學可謂至矣蓋自古爲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愜崇文化首徵覃懷

許文正公爲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於聖世蓋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廟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爲主定爲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是則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者其功用顧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寔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爲

決科之計而已嘗卽是書而考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爲法焉讀者能卽是而求之本乎聖賢修己之學自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賢治人之方必不誅於權謀功利之習庶幾先儒次輯是書有望於後學

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巽懦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効可得而致矣至正癸未十月既望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宋中興百官題名殘本一卷 舊抄本

錢氏手跋曰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永樂大典者曰翰林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人所編

次考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為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創諸司間有不可考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今所存者特千百之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慶元黨禁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
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
于近習者慮亦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
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
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罅弗窒萬事瓦裂國家
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
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
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洎祐乙巳至日滄州
樵川樵叟序

文公夢奠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
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
堅忍於禁已解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
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愆
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
無所賴也文公卒于慶元之庚申學禁弛于嘉
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
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
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
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眾流歸順無復

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爲天下福師儒真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余旣以其首末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鮑氏以文手跋曰丙午十月初十日寫樣訖十六日校于青鎮寓舍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前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

宋刊本

宋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自序曰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

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斲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瀨瀨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攷信于得失之迹不爲無助云紹興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 抄本

宋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題名錄也

敬鄉錄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師道撰

前錄自序曰師道曩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彙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番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

僅存者率遷業變智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為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歎哉因念蘭溪絲漢隸會稽後為三河成唐咸淳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于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畧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幾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于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為人所稱今遂浸微

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
畧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尙詞
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
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
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
當在所考并置于前名之曰敬鄉錄也烏乎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
某生也後弗獲執御于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
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
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之所以階而至于

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有餘行遠自邇況朱
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闊視六合而狹小一
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士尊前輩
之意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又後錄自序曰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
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
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
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
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于其前而
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誣

猥褻之事涉于嫠者悉不弃博則博矣無乃詳于所不必錄而畧于所當錄者乎按吾嫠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于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徽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于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于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于是名

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伺纂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于冥冥耶愚不自量旣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于表徵而并及

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予錄而傳者固多因子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憚于僭哉

唐才子傳十卷

東洋刊本

元西域辛文房撰

自序曰魏帝著論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詩文而音百字者也唐興尚文衣冠兼化無慮不可勝計擅美於詩當復千家歲月苒苒遷逝淪落亦

且多矣況乃浮沈畏途屣勉卑官存沒相半不亦難乎崇事奕葉苦思積年心神游穹厚之倪耳目及曩曠之際幸成著述更或凋零兵火相仍名遠於此談何容易哉夫詩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移風俗也發乎其情止乎禮義非苟尚辭而已邈尋其來國風雅頌開其端離騷招魂放厥辭蘇李之高妙足以定律建安之遺壯粲爾成家爛熳於江左濫觴於齊梁皆襲祖沿流坦然明白鏗鏘愧金石炳煥却丹青理窮必通因時爲變勿訝於枳橘非土所宜誰別於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渭涇投膠自定蓋係乎得失之運也唐幾三百
年鼎鐘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章句有焦心
之人聲律至穿楊之妙於法而能備於言無所
假及其逸度高標餘波遺韻臨高能賦閑暇微
吟舊格近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響起陳
人淡寂無枯悴之嫌繁藻無淫妖之忌猶金碧
助彩宮商自協端足以仰緒先塵俯謝來世清
廟之瑟薰風之琴未或簡其沈鬱兩晉風流不
相下於秋毫也余遐想高情身服斯道窮其梗
概行藏散見錯出使覽於述作尚昧音容洽彼

姓名未辨機軸嘗切病之頃以端居多暇害事
都捐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因備先
傳撰擬成篇班班有據以悉全時之盛用成一
家之言各冠以時定爲先後遠陪公議誰得而
誣也如方外高格逃名散人上漢仙侶幽閨綺
思雖多微恐有誤考實故別總論之天下英奇所
見畧似人心相去苦亦不多至若觸事興懷隨
附篇末異方之士弱冠斐然狃於見聞豈所能
盡敢倡斯盟尙賴同志相與廣焉庶乎作九京
於長夢詠一代之清風後來奮飛可畏相激百

世之下猶期賞音也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氓者又一百二十家釐爲十卷名以唐才子傳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

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

元元統刊元印本

元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目錄後有元統乙亥

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一條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穹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

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敕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敘其端有壬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厯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畧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

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于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其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至順壬申良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敘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誓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

文集而日抄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間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讐櫛去而導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橐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

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
臺府忠蓋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
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
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
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
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富輩出伯修是
編未渠央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己巳四月
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
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

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
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
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
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彼近代
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
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咸宇內一啟而金人既
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
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
胙功臣之士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

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觴慄海無際舶乃
旋艦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
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
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景割虐
下民趙壑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
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
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楊恪勤棊圍
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
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
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

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寧是故舜
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
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
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
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
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
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構百家行狀碑誌
傳贊敘述及他文該載者見其本末旣而仕爲
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
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于延祐之

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
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
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
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
以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
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
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
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
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
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

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
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
嘗閱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
乖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遼金簡而
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
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顧已職
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
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
樂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
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

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
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敘

右國朝名臣事畧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爲書
凡十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
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
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爲天實相之然猶列
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世祖之用人
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於卒伍
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

之規上軼隆古何其宏遠哉槩茲在錄其從太
祖之肇基王迹事世祖之受天明命歷成宗武
宗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先後故人事事功
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
於斯爲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摭其
畧詳則具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宏而識
遠今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天歷二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
案此元刊元印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
大黑口目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

百丈樓齋書志 卷二十一
堂一行有漢唐齋白文長印古鹽馬氏朱文方
印笏齋珍藏之印朱文方印餘詳儀顧堂集

國朝名臣事畧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元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沈氏手跋曰海上藏書家爲吾門郁君泰峰最
富道光辛丑秋七月英吉利再陷定江蘇戒嚴
余奉大府檄協理上海防堵局務因出是書屬
校讀時作輟凡五閱月而三終卷共得抄誤二
百六十九字疑者三十六字缺脫者三十五字
用硃識於每冊尾其字從俗寫者卽標注每葉

之上而原校之字不與焉余學識淺陋舟中又
未攜書故於地理人名概未深考校旣畢將以
還泰峰因識其緣起于簡首並以自愧云時道
光癸卯四月上旬桐鄉沈炳垣手書於吳門寓
館

李氏手跋曰武英殿聚珍本頗有訛舛以此本
校之二卷奪二頁九卷奪一頁十一卷奪六頁
餘小小奪落百數訛字亦百數聚珍本已稱難
得此本更爲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
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書之幸也芙川其有意乎

道光十五年正月李兆洛識

廬陵九賢事實始末九卷

舊抄本

元進士彭士奇編

廬陵宋九賢事實始末一卷元名進士彭士奇氏所編延祐戊午士奇攜至京師乞趙文敏公書歸各以一石刻寘祠下荐經兵燹祠毀石泐後好事者雖藏鈔本承訛襲舛不可以句適姑蘇張君叔倫涖政廬陵偶見是編謂其關於民彝世教將鈔梓而傳焉獨異齋歐陽公缺事實取墓銘等作補之文信公當時諱避事實甚畧

取劉岳申所撰傳代之又取諸賢今昔贊辭增入梓行已久余聞而未之見也近始得諸方山上舍如獲拱璧惜乎詮次似失作者初意僭釐正一二若夫諸賢道德文章精志大節皎如青天白日具目者咸竊瞻仰匪余老朽一人感發效慕也錄畢漫述顛末於左嘉靖辛酉夏四月下弦旬吳後學姚咨識于鴻山華學士之西齋時微雨灑窗麥風薦爽快然就簡

草莽私乘一卷

明抄本

汲古閣舊藏

明南村陶宗儀鈔輯

黃氏手跋曰余性嗜書非特嗜宋元明舊刻也且嗜宋元明人舊鈔焉如此書載諸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估直二錢平日留心蒐訪絕少舊本此冊爲平湖估人攜示余因爲明人舊鈔甚重之蓋估人亦有所受之也無論是書本屬史傳記類爲足收藏出于名抄名藏尤爲兩美卽其第二跋中所言江上李如一之性情意氣亦頗可敬可愛見圖籍則破產以收獲異書則焚香肅拜其與人共也遇祕冊必貽書相問有求假必朝發夕至且一經名人繙閱則書更珍重

此等心腸斷非外人所能曉其一二余特爲拈出知古人之好書有如是者安得世之儲藏家盡如之俾讀書種子綿綿不絕邪是書之直幾六十倍於汲古所估旁觀無有不詫余爲癡絕者然余請下一解曰今鈔胥以四五十文論字之百數每頁有貴至青蚨一二百文者茲滿頁有字四百四十如鈔胥直約畧相近矣貴云乎哉矧其爲名人手鈔也道光甲申閏七月朔日老堯書於學耕堂之南軒

黃氏又跋曰自來藏書家經年代旣久卽有名

字翳如之歎如江上李如一此外絕無表見唯
所藏諸家書目有江陰李氏得月樓未知卽此
人否惜目中不載名氏爲恨爾同日老堯又記
私乘存公道鴻文二十篇綱常留大節草莽示
微權感慨宋元際表揚臣妾賢讀之如有媿掩
卷淚淒然老堯讀書有感而作

古今列女傳三卷

明解縉等奉敕撰

御製序 永樂元年

殿閣詞林記三十三卷 明刊本

明廖道南撰

自序 嘉靖乙巳

明名臣琬炎錄二十四卷後錄二十二卷續錄八卷
明刊本

明徐玄編

薛應旂序 嘉靖辛酉

元儒考畧四卷 毛岳生手抄本

明馮從吾撰

毛氏手跋曰道光十七年六月十日未刻手寫
已時桐城姚石甫瑩權兩淮鹽運使余客其幕

中然復毛嶽生記

李氏手跋曰中好是書列元儒之能宗尚程朱者採摭頗備蓋明儒學案之嚆矢而宗尚醇實不存門戶之見惟竇子聲劉夢吉黃楚望諸人刪取元史太畧或未得深詣所在中好去今未遠世間當尚有刊行本生甫亟修元史恐一時不可得遂手錄之二日而竟可謂敏矣道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識于揚州運使署兆洛

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 抄本

國朝廣平知府李清馥撰

自序

右傳記類總錄之屬

保越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原本保越錄一卷 舊抄本

元徐勉之撰

自序 至正十九年

右傳記類雜錄之屬

